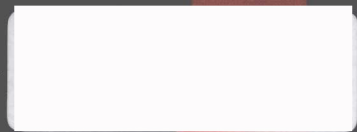


时间文丛第八辑

西晃山游击队

柯荣 著



时间文丛第八辑

西晃山游击队

柯荣 著

白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晃山游击队 / 柯荣著. — 沈阳: 白山出版社,
2015

(时间文丛. 第8辑)

ISBN 978-7-5529-0501-4

I. ①西… II. ①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8900 号

出版发行: 白山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

邮 编: 110013

电 话: 024-28865938

电子信箱: 1694556330@qq.com

责任编辑: 林向阳

装帧设计: 战 旗

责任校对: 李国宽

印 刷: 沈阳海世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20.75

字 数: 37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9-0501-4

定 价: 298.00 元(全 10 册)

序

黄 军

历史上，麻阳很“蛮荒”，但“蛮荒”的麻阳并不荒芜。因为早在石器时期，麻阳先民的生活足迹就散布锦江河畔，而且地下文化层从来没有中断过。

麻阳县志载：1987年，麻阳县文物普查队在锦江河两岸发掘石器时期遗址5处，商代聚落遗址6处。古称“蛮夷之地，春秋楚国之境”的麻阳，至少在战国时代已经成为楚国铜原料基地之一。《左传·僖公四年》载：齐师伐楚，理由是“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清康熙年间陈五典《苞茅遗地》诗序云：“左传：苞茅不供，无以缩酒。旧志载出麻邑，今茅坪其地也。”茅坪，即现麻阳绿溪口乡大溪桥地。“缩酒”之物菁茅出自麻阳，麻阳酒文化源远流长，而酒是农耕文明相当成熟时期的产物。早在时隔两三千年前就步入农耕文明成熟期的麻阳，地域文化韵味又怎会“蛮荒”？

似乎为佐证麻阳文化不荒芜，因为麻阳县城的拓展，2008年10月7日至24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怀化文物处、麻阳文管所，在麻阳县城新区勘探发掘了龙舌子商周遗址和马栏、碾子坳战国至西汉古墓群，能确定的古墓葬125座，预计两个墓群墓葬共计为150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据文物考古常识推测：如此密集分布的大规模墓葬群，其左近必有古城。人类聚居而至成“城”，其文明进程可想而知。

“蛮荒”麻阳既然不“荒”，那留给麻阳人的就只有“蛮”了。然而，被贴上“蛮子”标签的麻阳人，憨厚、礼让、与人为善，勤劳、智勇、尊老爱幼，自强、自重、兼容并包……似乎都与“蛮”毫无关联。如果硬要刻画麻阳人的“蛮子”定格，那就只有“霸蛮”的行事风格了。麻阳人的“霸蛮”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文化积习浸淫而成的既定方向选择后的一如既往地追求，可称之为“自讨苦吃”；二是出于外来压力的不对称（不公平）挤压而迸发的矢志不渝地抗争，可称之为“自强不辱”。因自小树立文章天下的理想，满朝荐五次科举落第而不言弃，第六次终于进士及第；因经世治国的理想，即使历经罢官、坐牢、充军，满朝荐依然一腔正气、智斗权臣、犯言直谏，致仕晚明太仆寺正卿，位列社稷宰

辅，传记《明史》列传，满朝荐的“霸蛮”当属前者。船侠滕黑子的“霸蛮”则是后者的典型代表。常德人以武力胁迫外来船户，定苛刻条件“管理”沿河码头，滕黑子绝技震慑，辟“麻阳船”专属码头，船户积聚而成“麻阳街”；继而技压君山水帮，插蜈蚣旗的“麻阳船”畅行洞庭湖；九死一生后，再拜名师学艺，最终溅血川鄂黑帮，竟然百姓欢呼、官府不究，从此武汉鹦鹉洲便有了方便长江流域船户的“麻阳码头”……无论前者后者，都是奔着认定的目标不计代价地力拼，不管那目标的形成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

当二十世纪初“五四”新思潮弥漫神州大地后，一大批走出山旮旯的麻阳学子与马克思主义不期而遇；当陈佑魁在毛泽东与何叔衡的介绍下成为共产党员后，孙家信、龙淑（女）、田湘（女）、黄晦安（黄海生）、滕代远、舒大桢（苏怡）、滕英斋（滕嗣森）……陆续汇入中国红色潮流；当堪称麻阳《新青年》《湘江评论》的《锦江潮》的油墨香溢麻阳后，麻阳的天空开始璀璨红色的星光——1924年12月，湖南省第二个基层党组织“中共麻阳特别支部”（简称“特支”）成立；1926年10月，收缴县警备队40来支步枪、接收驻麻黔军赠送的30多支旧步枪，组建了由特支直接领导的“麻阳县农民自卫军”（简称“农军”）；1927年5月，农军退出县城，建立了以高山寨为中心，包括麻阳二、三区及芷江新店坪、五郎溪、芷江镇等地，总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的西晃山根据地；9月，围攻县城，10月再进县城，成立“麻阳县人民委员会”，推举农军总队长任县长……“麻阳蛮子”顺其自然的红色“霸蛮”，竟然与伟人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思路不谋而合，而时间上还略早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及其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时隔将近一个世纪，麻阳红色记忆在历史中淡化，那一群“霸蛮”的麻阳人在后人视野中陌生，似乎变成了档案袋里的灰尘。但是，“历史从来不会被无端割裂，也不会被轻易掩盖。它可能会被遗忘，但只要我们拒绝遗忘，历史就正如我们的传统文化一样，会代代传承下去。”（范稳语）“麻阳蛮子”“拒绝遗忘”历史的行为也是很“霸蛮”的——红二代红三代不厌其烦地复制先辈的红色故事，文史追星族跋山涉水粘贴耳熟能详的红色记录，草根写手则绞尽脑汁寻求红色记忆的文学切入……柯荣就是这样的草根写手。

柯荣，原名李荣科，我的同乡，我老家院子与他院子相隔四里。老早就听说他是文章高手，但他年长我十余岁，久闻其名却未相识。李荣科也是麻阳作协的年长者，大伙都称他“科大”，只有我喊他“荣大”。因为我认识他是缘起2013年麻阳万盛杯文学大赛，他的参赛作品是《锦江潮》，一部麻阳作者群中罕见的

长篇小说，九十多年前的那段红色麻阳社会写真。由此，看到他的名字，我首先想到的是《红楼梦》中的“荣国府”，所以我固执地喊他“荣大”。

“荣国府”里演绎的是“阳春白雪”的“一把辛酸泪”。无论广度、厚度、深度，《西晃山游击队》不可能与之相比，但柯荣的这部长篇处女作，绝对是“一个霸蛮的有心人讲述的一群霸蛮的麻阳人的草根故事”。

我曾经问过“荣大”：麻阳红色题材，有许多人都动过写作的心思，但都没写出来。你写出来了。到底是何时有的写作念头？他很谦虚地回答：看到作协的征文海报，突然想写了，就写了。我不信：你就凭县志上记载的资料？最后他坦言：早在1978年，在郭公坪小学当民办教师时，他与住在街上的裁缝孙叙安关系极好，孙叙安是麻阳“特支”首任书记孙家信的长子……我一惊，我与孙叙安的独子孙牛是初中同班同学，但我却浑然不知这位和我关系不错的同窗，竟然是孙家信的嫡孙。“荣大”的心思竟然动得如此早。不仅如此，正如巴尔扎克所说：“要写出一部这个种类（历史小说）的好作品来，需要许多条件。首先，必须作许多研究，付出许多劳动；必须拥有珍本爱好者那种耐心，认真地读上一大本书，从中找到一件史实或者找到一个字。”“荣大”在县图书馆、档案局、民政局、史志办……穿梭经年，如大浪淘沙般淘洗想要的“金豆豆”——典型的“自讨苦吃”型“麻阳蛮子”。

时势造英雄，上个世纪初期，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造就了毛泽东、何叔衡、滕代远、陈佑魁等一大批时代风云人物。而就麻阳小环境而言，也走出来了孙家信、龙淑、赵盛林、田世忠等草根英雄。柯荣小说，遵循社会历史真实，塑造了一大批“麻阳蛮子”草根形象。抗租离家的李祖诚、李祖翼兄弟，反抗土匪强暴的田凤英、田世忠兄妹，对抗恶霸失手杀人的田开松，叫花子出身的刘幺珍，猎户出身的高富贵、高秋生、高老憨、黑黄牯等，他们是“自强不息”型的“麻阳蛮子”。立志读书自强，最后走向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为之献身的陈佑魁，则是由“自强不息”进而“自讨苦吃”的“麻阳蛮子”典型。孙家信、田淑香、田淑薇、滕代胜、龙利家、滕英斋、刘孤善等知识分子，则是怀揣马克思主义信仰回乡实践社会改造理想纯粹“自讨苦吃”的“麻阳蛮子”形象。这些“蛮子”或以历史真名出现，或以虚构人名呈现，以其各自或平淡或传奇或诡异或奇险的人生经历、所见所闻，架构了麻阳上个世纪初的风云变幻。

历史题材小说，“必须……创造出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的完整总体。”（巴尔扎克语）柯荣小说不仅限于麻阳那段红色记忆的诠释，而是把麻阳故事置于湘西、湖南、甚至整个中国的社会格局中，不光写麻阳的人和事，细致还原了麻阳

废除屯租、迎接贺龙北伐军、杨长治事件、日本浪人偷县志等历史真实，还侧面讲述了湖南建党、长沙驱走北洋军阀、贺龙北伐、湘南暴动、南昌起义等历史事件，相对完整地记录了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

草根人物生活在“草根”现实中。柯荣小说，还给我们展现了麻阳诸多乡土细节。狩猎习俗中打蓬鸡的繁琐、赶山的壮阔，辰水“水上生活”放排的粗犷、拉纤的激越、麻阳船的辉煌，麻阳“扁挂”里苗拳的刚劲、李家拳的柔韧、钩钩刀法的飘逸、竹条镖的凌厉，还有猎户聚居的高山寨、农家田园的溪口、书香洋溢的豪侠坪、商旅繁忙的县城锦和，蛊毒的诡异、冥婚的怪诞，火辣辣的山歌、暖洋洋的情歌、热情的敬酒歌、俏皮的花灯调、悠长的丧堂歌，以及地理故事“龙霖甘露”的奇异、习俗故事“乌龙船”的来历、人物故事船侠滕黑子辰水神奇和满朝荐传信“六尺巷”的大义等，生动了草根人物的草根背景，展现了一轴麻阳风土民情长卷。

当然，《西晃山游击队》差强人意之处也很明显。首先是结构上模仿章回小说，一定程度制约了情节的酣畅；其次，语言有乡土气息，也注意了语境营造，如识文断句的聂如柳，其言语就明显文言化，但人物语言个性化不够是这部作品的软肋。

苏格拉底说：“我们与世界相遇，我们与世界相蚀，我们必不辱使命，得以与众生相遇。”虽然，《西晃山游击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毕竟以文学形式再现了一段人们行将遗忘的麻阳历史，开启了麻阳文学界历史小说创作实践之门，不辱长河人写意麻阳的使命。

是为序。

2015年6月9日 于麻阳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怀化市民协理事、政协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委员、麻阳苗族自治县作家协会主席）

目 录

一	木家伙也打胜仗	1
二	游击队与警察	11
三	李家拳	18
四	扁挂	33
五	惩恶	43
六	姐姐	54
七	护寨队	61
八	烂刀剁的	66
九	中蛊	78
十	搬兵	85
十一	佯嫁	90
十二	辣子呛匪兵	96
十三	神仙水	107
十四	就嫁你	113
十五	陈佑魁和孙家信	122
十六	乱伦	129
十七	死人讨嫁娘	139
十八	湘西第一支部	145
十九	十八金兰	153
二十	抗屯	157
二十一	龙船	166
二十二	关注	176

二十三	找到了	181
二十四	老子是蛤蟆	187
二十五	钩钩刀和竹条镖	193
二十六	五卅惨案前后	200
二十七	闹县城	209
二十八	大战杨柳坡	215
二十九	山歌	218
三十	人不在，枪在	221
三十一	兄妹情	227
三十二	二十八，肯定发	232
三十三	攻克县城	236
三十四	木排阵	244
三十五	战西门	249
三十六	火烧童子溶	253
三十七	县委书记	261
三十八	讨了个日本小老婆	265
三十九	盗县志	272
四十	捣烟馆	277
四十一	小混混与老色狼	284
四十二	双合口大捷	291
四十三	狗改不了呷屎	298
四十四	叛逃	303
四十五	丧堂歌	306
四十六	麻阳，怎么搞	311
四十七	秋收大暴动	316
尾声		322
后记		323

一 木家伙也打胜仗

仲秋拂晓。

麻阳西晃山下苗寨泥溪垅坳上。

一棵棵老柏树，高矮不一，大小不等。挤挤挨挨，经寒不衰。四时郁郁葱葱，碧绿滴翠，枝干坚劲，绿臂凌空伸展，扶摇直指青天。一对喜鹊，将精巧而近似球形的家，安在绿臂与绿臂交叉处。

“嘭——嘭！嘭！嘭！”

“啪！啪！啪！啪——”

一阵枪声骤然响起，格外密集激烈，将宁静瞬间打破。就是大年初一凌晨开财门抢头水放炮仗，也没那么闹热。

喜鹊一家，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惊醒。

喜鹊公头个扑出鹊窝，“喳喳喳”急促地呼喊着。喜鹊娘赶紧叫醒孩子们，“扑啦啦”快速地扇动着翅膀，惊慌失措，心惊胆颤地撒向远处，慌乱中丢下几匹羽毛。

“啪！”垅里又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声。

一颗弹头从枪管内急遽蹦出，“啾——”地尖叫着朝坳上扑来。弹头在空中斜行一会，脑壳一勾，从黑黄牯脑壳上方滑过。

趴在柏树林边边上黄茅丛里的黑黄牯，脑壳本能地一缩，只听得“噗”地一声，弹头扑到身后那棵皱纹满身的柏树身上，将表皮划开浅浅的一层，然后顺着树身，朝下写了个高高的一字，最后无可奈何地掉在地上。几张枯叶被弹头气浪掀起，高兴地蹦跳几下，马上又跌落下来，将弹头严丝密缝地盖住。

我的个娘也，真是独木桥上跑马，好险哪！黑黄牯想，弹头要是再低一点，脑壳恐怕就要开花了。这花可不是那么好开的，一定和豆腐脑里加干辣子粉一个样！

黑黄牯像一头被惹发了脾气的骚黄牯一样，憋在心里的那股火迅速地升腾，轰隆隆直往脑壳顶上猛窜，昂起脑壳朝垅里狠狠地骂道：“咆嗨！狗日的，胆不小呀，敢朝爷开枪！叫花子进茅厕，你讨屎（死）！”

正月酒盅还盅，六月工工艹工。黑黄牯想：不还你一下，显得老子缺教少养，礼数不懂，待人不周。

黑黄牯顺手摘下挂在左腰间的火药筒，“嘣！”地一声用嘴咬掉木塞子，倒出黑火药。满满地一药管，约两钱重。火药筒是用老水牛角做的，弯如半月，乌黑油亮。为弄到牛角，黑黄牯主动帮忙，剥牛皮，剔牛肉，刮牛骨，翻牛肠，忙前忙后，跑进跑出，尽心事事，汗流浹背。牛主人为其勤快所动，亲手操刀，剁下牛角，欣然相赠。黑黄牯双手接过，连连道谢，喜滋滋手捧牛角，哼着花灯小调回家，险些掉到路坎下面的水沟沟里，幸好被一棵小树挡着。

黑黄牯将火药小心翼翼地灌进銃堂，竖起銃管朝地上顿了几顿。还不放心，捡坨岩脑壳（石头），顺着枪管从上到下，轻轻敲动。“当当当”的响声，就跟舞龙灯跳花灯时打锣鼓行头一样，很有节奏。这样敲打，是让火药充分均匀地聚集到銃管的下半部，也就是銃堂里。特别是鱼嘴处，火药更要均匀，不然的话，那是接不上火的。敲匀之后，再用长于枪管的铁条，这铁条比枪管内径略微细一点，将銃堂里的火药钎紧压实。为加大土銃的杀伤力，特地加一根平时打野物都舍不得用的洋钉子。洋钉子约半寸长短，亮闪闪的。

接着，又倒出满满一药管火药，灌了进去，照样钎紧压实，使之与第一管火药连接紧密充分接触，这样才能有效地发挥土銃的最大威力，更为重要的是不至于哑火误事。

黑黄牯十二岁就学会了用土銃打野物，可说是年轻的老手。只要枪响，便会有收获，从没空过手。这当然得益于在西晃山上多年的打猎生涯和爷的言传身教。他对这一土銃打出去的效果把握十足，充满信心，心里在默默地想着：等会让你们也听听爷的琴是怎样的叫场！

黑黄牯稍稍用力，扳开状于鸟嘴的扳机，在鱼嘴处按上一颗十分饱满的上等火纸。火纸是托经常驾船跑常德的熟人特地带回来的。

黑黄牯趴在地上，以凸出的土坎为支撑点，端稳土銃，闭上左眼，朝山下刚才响枪的地方瞄准，自言自语：“孙伢崽，去你屋老太爷那里报到吧！”

黑黄牯注视着垅里，屏神静气，全神贯注。闭上一只眼瞄着，右手中手崽（中指）使劲一扣，“吧嗒——嘭——”一团火光闪过，只见一黑龙，扭动身躯，携气带恨，挟风裹雷，跌跌撞撞，向垅里疾驰而去。

黑龙恰像得了晕脑风一般，一头撞向一堵长满黄茅草的土坎。顿时，土块四溅，草根横飞。土块草根在高空打了几个转转，继而纷纷下落，砸得那些黄茅草小灌木哗哗作响，恰似下了一阵雹雨。

一铤打下去，虽然没击中想要击中的目标，却把黄茅土坎崩开一个口子，水牛牯屁股那般大。黑黄牯依然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哈哈大笑过后，朝垅里大喊：“孙伢崽，味道如何？比你们的汉阳造强多了吧！哈哈……”

刘幺珍就趴在黑黄牯身边不远处，此时的她，粉脸黑如锅底，好像别个借她的米还她的糠一样。拉着比马脸还长的脸，嘴巴翘起能挂上三担油篓。她闷声不响地趴在黄茅草丛里，闷闷不乐，胜过呆立在身边的那几棵老栗树。这些栗树皮肤粗糙，枝桠四伸，苔藓遍布，垂头丧气。

几个月来，西晃山游击队人员猛增，急需武器弹药。大刀、长矛、土铤远远不能适应日益严峻的革命斗争的需要。大家着急，政委孙家信更是心急如焚，坐卧不安。多次在游击队干部会上指出，要集思广益，发动群众，千方百计想方设法从各种渠道弄来枪和子弹，武装自己。

昨晚，麻阳特支派联络员送来情报，言道伪县政府警察局派一个班的警丁下乡催捐收税，一大早将从泥溪垄经过。参加开会的游击队各中队干部，听说有几杆枪可夺，就像黄花崽头次将要与漂亮妹崽相亲那样，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纷纷请求前去夺枪。孙家信考虑再三，最后才把伏击任务交给刘幺珍，因为就数她的手举得高嗓门大。出发前，孙政委一再交代，速战速决，以夺取武器为第一要务，不到万不得已，莫要胡乱伤人。警察局里大多数是穷人，为了生存不得已而加入，有的亦或是被逼无奈。穷人打穷人，其心何忍？

刘幺珍奉命带领黑黄牯等二十位游击队员，天未亮就动身。为了不致于暴露目标，不点火把，默声不语，互相之间就是有事也只能靠触摸身体来完成。大家不顾寒霜刺骨，跌跌撞撞，摸了好长一段夜路才赶到泥溪垄，在离那排老柏树二十来步远，黄茅草间杂着小灌木的地方埋伏下来。幸亏有非常熟悉地形的黑黄牯带路，才找到这么一块便于隐蔽，居高临下，非常适合打伏击的绝好地方。

刘幺珍虽然是位黄花妹崽，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晃山游击队这座熔炉里锻炼之后，已经由普通游击队员成为一名基层指挥员，担任中队长。她凭着精准的枪法，过人的胆识，曾经多次巧妙地绝地反击，化险为夷，顺利而圆满地完成游击大队交给的任务。领导和队员对刘幺珍钦佩至极，无人不竖起手指娘（大拇指）夸她是巾帼英雄，女中豪杰。

这次伏击，刘幺珍满以为带二十位游击队员，对付这几个警丁，还不是翻水坛里捉乌龟，十拿九稳的事？哪晓得，世上之事，不依人想，不是到沙滩上捡几颗马卵石（卵石）那么轻快简单。苗家人常说：两爷崽的糍粑，到口了才上算。可不是么？从日头未出打到日头当顶，不但不晓得对方的脸是长是圆，而且连一

根头发丝也未曾擦断。肚脐眼里放臭屁，出腰（妖）风了！

更让刘桢珍恼气的是，真是奇了怪了！今天遇到的这些警丁和以前碰到的团丁、土匪非常的不一样。他们出奇地老实，躲在土坎后面放枪，胡放一通，毫无目标，连头都不露出来，搞得游击队是黄鼠狼咬乌龟，不晓得从哪里下口！

知己却不知彼，伏击战一时难以取胜。撤退吧，眼看着枪从自己手中滑脱，大家既舍不得也不甘心。再说，出发前谁不把胸脯拍得咚咚响，夸下海口保证夺下枪支？现在两手空空回去，那就只能把脑壳埋到腿旮旯（两大腿之间）里去，戴着开山壳（唱傩堂戏时戴的面具）出门，无脸见人哟！

自参加游击队以来，刘桢珍还从未打过如此让人恼得吐血的仗！

游击队员们来时的高兴劲，就像从山顶“呼”地一下突然滚到了坡脚，最后烟消云散，荡然无存。个个如打架输了的鸡公一样，耷拉着脑壳，灰头土脸，无精打采。

刘桢珍更不例外，如寒冬腊月跌入冰窟，全身透凉。右手“啪”地一粉拳，狠狠地砸到倒伏在地上的黄茅草丛上。哪晓得，那黄茅草丛内，暗藏着几根干栗木枝，把手板板咯的格外痛。

刘桢珍一边不得不用左手使劲地揉搓，一边站起身来，嘴里骂了一句“妈个东西”后，飞起右脚狠狠踢向那几根干栗木枝。栗木枝顿时被踢断成几节，飞去几丈远。

刘桢珍长长地叹了口气：唉，镰刀割到脚后跟，走路跌进污泥坑，满园竹子不发笋，上吊自杀断挂绳。人不行运，喝口凉水都塞牙。塞牙就塞牙，那也是和尚的脑壳，没发（法）！

唉——，呕死人了！大门外面挂粪桶，臭门（名）远扬了！

刘桢珍眼望前面不远处，几张巴掌大的栗树叶，被秋霜染得干黄干黄，顽固地赖在树枝上，死也不肯回归大地，瑟瑟秋风一吹，“哗哗”作响，好像是“哈哈”的讥笑声。她听着听着，越来越感到特别刺耳，气就不打一处来。弯腰从地上捡坨岩脑壳正想把它砸下来，猛然间，听见“嘭”地一声枪响，吓得一跳，浑身一颤，手中的岩脑壳立即从手中滑脱。

刘桢珍直身循声望去，见黑黄牯身边的土铳枪管口还在冒着青烟子，晓得是他放的枪。见他打垮了黄茅土坎还在那里伸头缩脑洋洋自得地左右探看，心中那一股无名怒火顿时有了发泄对象，侧转身，伸出秀腿，猛地一脚，踹向黑黄牯的屁股，大声嚷嚷：“嫁娘（老婆）教的？”

黑黄牯不是掀下动下的角色，眼见得队长一脚踹来，连忙抱着土铳顺势就地

一滚，翻天躺在被身体压倒了一片枯黄的黄茅草丛上，脸羞得跟扁蛋鸡娘那样通红，眼睛瞪着刘幺珍：“姐，踢我做哪样？”

“做哪样？叫你打警丁你去打黄茅坎，想捡黄茅根回家熬糖啊！亏你还自称是打野物的高手，把唢呐当风筝放，吹上天了！依我看，你不过是个嗅野物骚的三流角色！”

黑黄牯心里自然是极不服气，口中蛮有道理地为自己的臭枪法辩解：“姐吔，田坎打垮了，那狗日的还能躲到哪去呀？”

刘幺珍说：“躲哪？哪学的？稀奇古怪的，不晓得游击队家底薄，有那么多的火药让你玩？真是不养崽不晓得父母恩，不当家不晓得盐米贵哟！”

黑黄牯身边的一位游击队员马上接过话：“队长，黑黄牯这是挖树脑壳（树兜）的战法！”

一位起了头，另外的游击队员也跟着议论起来：

“黑黄牯把敌人当成了树脑壳，等把土全挖完了，树脑壳不就自然而然地挖出来了吗？”

“黑黄牯是想把水戽干，再去捉死鱼。嘿嘿嘿……”

“只是用灯盏窝窝戽水，就是不晓得还能呷到鱼不？”

“我想，到了猫娘生日南瓜开花那天还是有希望呷到的！”

“那就要请仙娘讲堂仙，算一算是不是长命人！”

“黑黄牯是送一把长把伞！”

黑黄牯被大家说得一点味道也没有，脸涨成猪肝样，嘴巴翘起老高：“莫逗把好不？有本事你们显啊！”

“我们显？还没学到炸田坎的功夫哦！”

“这是绝招，师傅也没教过。”

“娘女教过啊！”

“几时有娘女了？”

“哈哈……”

刘幺珍说：“莫讲了！是打仗吔，不是在井水边歇凉摆龙门阵扯波天哦！”

刘幺珍一说，大家舌头一伸，做了个鬼脸，也就没再讲哪样。掉转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垅里。

泥溪垅伏击战的枪声，从如过惊蛰节炒苞谷子一般密集地爆响，到像伢崽们玩黄泥巴炮那样疏稀，再到现在你一枪，我一枪，两边成了扯锯一样地粘着，根本不像打仗的样子，好像是伢崽们在刚割完禾的田里玩南兵北兵打仗的游戏。

其实，凭良心说，今天这仗打成这样，把责任完完全全推到我们女队长身上，那可是冤枉他妈打冤枉——冤枉急（极）了。单论人数，游击队队员将近是警丁的三倍。按理说，警丁应该是裤裆的虱娘，朝卵上逃。可游击队员的装备却让叫花子看了也忍不住掉下眼泪来，除队长刘幺珍一把连枪（短枪）外，六位游击队员用的是打野物的土铳，没土铳的十三人连大刀长矛都没有。手中只好握着一根齐眉榛木棒，再就是每人腰上还挂着一颗手榴弹。至于这手榴弹嘛，是派大用场的，不到关键时刻那可是不能乱用哦。这样的装备，又哪里来的能力与警丁抗衡？值得庆幸的是，垆里的警丁不晓得为哪样老实得出奇，一味地躲在黄土坎后面毫无目标地胡乱开枪，也没有主动组织反攻，而且枪法比地主老财家经常喂肉的狗放出来的屁还臭。打出来的子弹好像和游击队员是亲戚一般，总是绕道而走，不肯拢游击队员的边。不然的话，刘幺珍他们不会在垆上悠闲地扯波天了。

垆里和垆上，你“啪”地一枪射上来，我“嘭”地一枪打下去，像过年放炮仗比赛一般。断断续续地又对射了一柱香功夫后，垆里偃旗息鼓，悄无声息了。任凭游击队在垆上怎么打，垆里的警丁就像突然被蒸发了一样，再也没任何动静了。

刘幺珍纳闷：奇了怪了！难道他们和惧留孙的徒弟土行孙一样，会遁土的法术，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了？

“垆里的人是不是脚踩西瓜皮了？”

“怕是没子弹了？”

“要不就是打得心烦了吧？”

“队长，还是让我去摸摸情况吧。”黑黄牯忍不住自告奋勇地说。

刘幺珍点点头：“去吧！”

“好唻！”

“小心点！”

“嗯！”

黑黄牯站起身来，右手提起土铳往肩上一扛，火急火燎地就要往垆里跑去。

“慢！带着他们一起去！”刘幺珍指着身后拿着榛木棒，腰上挂着手榴弹的十三名游击队员说。

“嗯！”

“小心啊！再要出丑，剥你皮！”

“队长姐，把心放回肚子里去吧！哑子呷印盒粑粑，心里有哈数。”

“有个屁数，瞎眼猫娘碰到死老鼠！”

“要是没哈数，你把我脑壳剁了！”

黑黄牯说完，“嘿嘿”地傻笑了两声，手向前一挥，低着脑壳弓着腰杆，带着十三人下去了。

黑黄牯是泥溪垅院子（村里）有名的头炮手，敦敦实实，老实憨厚，没发脾气是个好人。要是谁惹发了他的脾气，我的个崽也，那你可就莫怪，不把干椿木树扭出几滴水来，绝不罢休。

黑黄牯出门不肯披篷戴笠，不管天晴落雨，终年光头露臂，日头晒过之后，皮肤油黑油黑的。雨水落在身上，就像落在碧绿的荷叶上，形成一颗颗亮晶晶的水珠，一滚就不见了。他更不喜穿鞋着袜，久而久之，一双肉脚板练成仿佛铁板两块，踩得那些蒺藜“喳喳”作响，纷纷倒向两边，乖乖地闪出路来。

冬天到了，该收的收该种的种，日子便空闲下来。特别是下大雪时，雪花如鹅毛般纷纷扬扬，山野便在银装素裹之中。一般人都不想出门，窝在火塘边烤火。山里的柴多的是，扛来一捆直接丢进火塘里，火苗呼呼向上蹿动。火舌贪婪地舔舐着从火塘上空悬掉下来的黑色大鼎罐底部，鼎罐里炖几块自家特制的腊肉，咕嘟咕嘟响着。弥漫的白色气雾和馋人香味，缭绕整个房间，香透了整个冬天。

雪花漫漫的冬天，黑黄牯和院子喜欢打野物的后生崽却是最忙最辛苦的时候。他们身背土铳，腰挂药筒，手牵猎狗，紧随爷爷，翻山越岭，趟溪过涧，进山打野物。是故，对这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就如自己的手掌有几个手指，手指上有几个箩几个簸一样。

路熟动作自然快。

黑黄牯带着十三人，三两下便绕到了离警丁大约二三丈远的地方停住，招手示意其他人停下：“我先去看看！”

说完，腰杆一弓，眨眼功夫便消失于灌木丛里，只有被风折腾得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还在来回晃动。

来到离警丁约两丈远的地方，黑黄牯轻轻地扒开树枝，手搭凉棚，眯缝着眼一瞧。但见高高的黄土坎后面，横七竖八躺着几个警丁，懒洋洋地在那里晒日头，枪就随便甩在身边，就像根本没有打过仗一样，说话的声音隐隐约约地传来：

“喂！还有子弹吗？”

“没了。”

“发财（完了）了。”

“班长，想个办法脱身啊！”

“今天背时，碰到了硬棒角色，吓不走他们了。”

“蚂蟥缠了鹭鹭脚，要想脱是莫想脱哦！”

“唉——，姜子牙背时钓鱼卖，韩信他背时过冷街，吕蒙正背时破窑呆，刘皇叔背时打草鞋，岳武穆背时遇秦桧，我屙屎碰到尖角岩。”

“还有心思念顺口溜，硬是叫花子唱戏，穷快活！哪个叫让你让我们不作古正经打？这下好了，木匠戴团枷，自作自受。”

“班长讲话讲套套，用钱却未见用吊吊啊？嘿嘿嘿……”

黑黄牯心想：还想逃出去啊？梦里讨嫁娘，尽想那美事！

黑黄牯连忙掉头溜回，悄声说：“仔细数了一下，只见九个人，听他们在讲没子弹了。我们不如这样……”

黑黄牯轻声说完主意，大家点头赞同。

于是，十四人趴在地上，学着水田里蚂蟥游水的样子，把手伸得长长的，然后紧紧地抓住地上的枯草或小树枝，一伸一缩一伸一缩，快速而不声不响地往前爬。爬到警丁背后不远处，如神兵从天而降般地突然齐刷刷地站起身来，右手将手榴弹高高举起，左手作拉弦状，大喊：

“莫动哦！”

“都老实点！”

“举手投降！”

“我们是西晃山游击队！”

“不投降你们就呷亏了！”

“彻底拐场了！”

几个警丁忽地听到炸雷般的喊声，先是一愣，继而犹如鸡笼里受惊的鸡娘一般，慌乱地捡起丢在身边的枪，抖抖索索地背靠背挤成一团，两眼可怜巴巴地四处乱瞅。

有个警丁，慌乱之中竟然将枪托对准游击队，看见游击队员们都捂着嘴巴在笑，不服气地说：“笑笑笑，笑个卵！得香赢（便宜）了是不？”

黑黄牯边笑边对这个警丁说：“枪，枪！哈哈，瞧你枪！”

那个警丁一看，原来是枪口对着自己枪托对着游击队，赶紧调转过来，满脸羞红。

其中也有遇事不慌从容镇定的。

只见一个警丁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老老实实在地立即把枪丢在地上，可就是不肯举起两只手。见其他几个警丁背靠背形成圆型队形，枪举与肩齐，手扣扳